

中外名记者丛书

陆 诒

韩 辛 茹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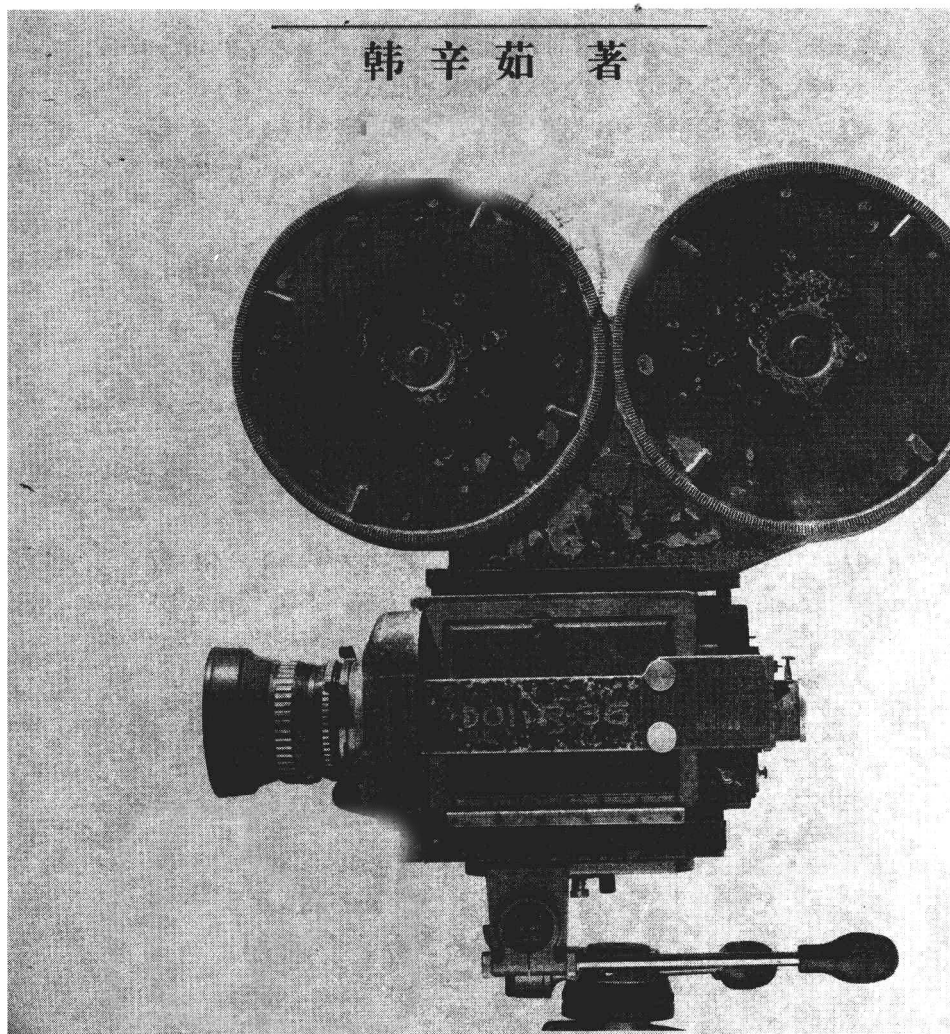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 民 日 报 出 版 社

陆 诒

韩 辛 茹 著



Series Books of Famous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诒/韩辛茹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0.5

(中外名记者丛书)

ISBN 7-80002-808-9

I. 陆… II. 韩… III. ①记者—评传—中国②陆诒—评传③
新闻—作品—中国 IV. ①K825.4②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5) 第 21061 号

书 名: 中外名记者丛书——陆 诒

著 者: 韩辛茹

责任编辑: 颜景政

出 版 者: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邮编: 100733)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铁建印刷厂

字 数: 135 千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375

印 数: 1—1000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02-808-9

定 价: 25.80 元

目 录

人物评传	(1)
前 言	(1)
初进《新闻报》	(3)
“一二八”前线初试锋芒	(3)
雪夜承德，目击热河不战而陷	(6)
结识恽逸群与创办《记者座谈》	(7)
“七七”抗战爆发，赶赴卢沟桥前线	(9)
访问冯玉祥	(12)
危城太原访问周恩来	(13)
在延安窑洞里访问毛泽东	(15)
西线无抗战	(18)
参加《新华日报》工作	(20)
再访彭德怀，听彭雪枫讲游击战故事	(22)
津浦沿线，访得抗战新气象	(24)
描述台儿庄血战悲壮场面	(28)
徐州突围	(29)
在长江两岸前线	(30)
前往重庆，途经湖南，听周恩来分析时局	(32)
陆诒珍藏的周恩来一封手书	(35)
随邓小平过封锁线，访问朱德、刘伯承、贺龙诸将领	(36)
在皖南事变前后	(40)
在重庆出门，前有阻拦，后有“尾巴”	(41)
在恩施探访软禁中的叶挺将军	(42)
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和香港的日子	(44)
老当益壮，重抖精神	(46)
后语	(48)
作品选编	(50)
傅作义热泪盈眶	(50)
娘子关激战	(54)
朱老总胸有成竹	(58)

马兰村访萧克	(61)
神通广大的游击队	(63)
周恩来派我见陈诚、访叶挺	(69)
为抗战、团结、民主而奋斗	(74)
党外布尔什维克陶行知	(82)
支持史量才改革 受聘《申报》为顾问	(83)
自称“不除庭草斋夫”疾书抗日反蒋檄文	(85)
与史量才共同策划 拆穿“伍豪启事”阴谋	(86)
创办山海工学团养生明生又保生	(86)
初次采访陶先生弯腰挖沟稻田中	(86)
侃侃而谈“小先生”启发来自教母亲	(87)
响应“一二·九”运动 陶行知再遭通缉	(88)
发出反内战怒吼竟被列上黑名单	(89)
从爱棠新村传来噩耗 沈钧儒父子赶往抢救	(90)
陶先生不幸辞世 周恩来握手诀别	(91)
满腔热诚的爱国军人	(93)
抗战前夕的救国会	(102)
响应“一二·九”运动	(104)
组织全国救国会	(107)
出版《救亡情报》	(109)
援助绥远抗战	(110)
援助日本纱厂罢工	(112)
七君子事件	(113)
法庭内外的斗争	(115)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斗争	(118)
“青记”的创立和它在武汉会战前后	(124)
经香港到新加坡	(133)
从印度翻山到缅甸	(142)
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	(151)
生平年表	(154)

人物评传

前 言

翻看陆诒青年时期的照片，不少是他在抗日战争前线采访时拍下的。年轻的陆诒着一身戎装，给人一种亦儒亦侠的印象。有一张照片是1939年9月16日与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师长刘伯承等在山西辽县一二九师驻地的合影，这张照片说明陆诒是较早深入敌后访问八路军的一名记者。抗战期间陆诒长时间在前线采访，在上海《新闻报》、《大公报》和《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战地通讯和人物访问记。夏衍说过：“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夏公是电影艺术大师、剧作家，也是著名新闻记者，晚年还以“白头记者”自命，他是有所感受才作此评说的。长江、秋江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陆诒还健在，今年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可喜的是，他身体还很健康，耳不聋，眼不花，依旧用蝇头小楷写作，笔耕不辍。他每天清晨四时起床，太极拳打得纯熟，且架式不俗。

1946年我和陆诒都在上海采访新闻，他在《联合晚报》，我在《新民晚报》；当时他已是名记者，我尚属小字辈。在采访场合多次相遇，但没有交往。八十年代初，我因撰写《新华日报史》查阅有关陆诒的资料，又多次与他一起参加“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史学会”召开的会议，且鱼雁频传，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以中国“不抵抗者”可以欺负而滋长了灭我中华的野心，不断对我进行军事挑衅，陆诒正是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线开始记者生涯的。初试锋芒，即一鸣惊众。以后战地采访似乎就成了他的“强项”。他经历了承德战役，卢沟桥事变，“八·一三”上海抗战，太原之战，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以及保卫武汉的防御战等重要战役。八年抗战中，他还有过两次远程征旅：一次是从重庆出发，越秦岭，

渡黄河，穿行中条山、太行山，进入冀中平原，活动于华北敌后抗日游击区全境，直到北京近郊。露宿风餐整整用了一年时间；一次是经香港、新加坡、印度、缅甸并在曼德勒随中国远征军采访。陆诒访问过毛泽东、冯玉祥、李宗仁，听他们畅谈抗日大计，也曾走访在对日作战中声名狼藉的人物，如指挥承德抗战临阵脱逃的汤玉麟和患有“恐日症”的马鸿逵。从“一二八”淞沪抗战算起，在中国十多年对日作战期间，像陆诒那样采访过那么多重要战役，会见众多军政界风云人物的记者，实属仅见。时势的机遇融进个人的勤奋终于铸成一位成就凸现的记者。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为了庆祝，也为了实现一个夙愿，我写了陆诒的传记。但愿拙笔能为一段现代新闻史提供一页史料。假若名记者陆诒的业绩因此而传知年轻一代同行，受到启迪，得以借鉴，那将是夙愿得偿。

初进《新闻报》

就新闻专业的学历而言，陆诒只是用业余时间为民治新闻学院上了一年学就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中国的新闻教育比媒体的发展要落后得多。民治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系都是迟至1928年才建立的。1930年以前，只有极少数人是从美国大学的新闻系毕业回国搞新闻工作的，由国内新闻专业培养出来的编辑记者极为罕见。那时的新闻从业人员主要靠在实践中学习提高编采能力。一位老报人说过：“一个青年进了报社。每天都要采访。写稿，编稿。那里有年长的同事指导他们。一家报社或通讯社实际上也是一所新闻专科学校。”陆诒后来成为优秀新闻工作者的阅历就证实了“实践出真知”这句格言，足以砥砺青年奋进成才。

陆诒是上海浦东南汇县人。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8月出生。幼时在镇上小学读书。父亲去世后仅靠母亲种两亩地兼做绒线手工活抚养三个孩子。1927年8月陆诒毕业于上海江苏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中学部，家中无力供他继续升学，他当上了小学教员。1930至1931年，陆诒白天教书，晚上进私立民治新闻学院学习。学院院长顾执中是上海《新闻报》的采访科副主任。教《中国报学史》的戈公振先生，教编辑学的教授严独鹤先生，是《新闻报》的副总编。陆诒在学院只学了一年，因成绩优异被《新闻报》看中，于1931年8月进入该报工作。

陆诒初进新闻报社是协助顾执中编《每周画报》。《新闻报》和《申报》是上海两家规模最大的报社。两报同在望平街上，衡宇相望，却竞争激烈。一方若有新的举措，此方绝不默守不问。报人戈公振从欧美考察归国受到报界重视，《申报》从名人效应作文章，聘请戈公振建立摄影部，精印画报每周随报附送争取读者。《新闻报》惟恐落后，也编印画报与之相争。陆诒踏进报社首先学会的就是编辑画报和新闻摄影。竞争环境促使他一开始工作就严格要求自己，勤奋敬业。

“一二八”前线初试锋芒

1932年1月28日深夜，陆诒在新闻报三楼宿舍被一阵阵枪炮

声惊醒，听见楼内有人大声喊叫：“驻在闸北的中国军队同东洋兵打起来了！”近日市面上已有日军要进攻上海的传说。谈起日本侵略中国，人们对四个月前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记忆犹新：东三省大片土地未经抵抗就被日军占领，国家民族蒙受如此奇耻大辱，怎能教人不痛心！现在，中国终于起来抗战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不衷心拥护！闸北的枪炮声使陆诒热血沸腾。他立即向报社提出要去前线采访。并说不要为他办理人身保险（为上前线采访的记者办人身保险是新闻报社的一条规定）。陆诒这样做是表示他誓死报国的决心：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何必还要什么人身保险！他的请求被报社批准了。年轻气盛的陆诒这一年刚二十一岁。

陆诒在隆隆的枪炮声中走进闸北前线一间指挥所，原想在这里采访十九路军的军官，接见者使他大出意料竟是宪兵三营营长李上珍。原来，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一二八”事变前夕，日军强行要我驻在闸北的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南京国民党政府不顾丧权辱国竟同意了这个无理要求。国防部长何应钦和上海市政当局一伙人还以“保存实力”、“保全上海数百万人生命财产”为由，迫使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服从命令。他们命主张抗战的十九路军撤走，从南京调来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宪兵接替防务。日军要十九路军后撤原是借故挑衅，见我方软弱可欺便肆无忌惮于1月28日晚间向闸北发动进攻。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许想在此重演“九·一八”事件，却遭到中国军队顽强还击。说来蹊跷，首先进行还击的竟是奉命不许抵抗的宪兵。“一二八”淞沪抗战就这样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情愿的情势下拉开了战幕。

新闻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读者起教育作用，而新闻工作者自身受到的教育应该是更深刻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的上述事情就是一个例证。本来军人的信条是“以服从为天职”。在战场上违抗命令是有砍头危险的。这次宪兵竟公然抗令还击日军，是陆诒原先万万没有料到的。假使抗令者想的只是苟全性命而不顾国家遭受欺凌，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历史将是“九·一八”悲剧的重演，而不会有后来写出的那辉煌的抗敌篇章。陆诒在报道中郑重描述此事的来龙去脉，在他年轻心灵上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受到了一次如何正确看待人

生价值的启示。

李上珍营长告诉陆诒，他1月27日才由南京调来，第二天与十九路军的78师156旅张君嵩团商定接交防区，当天晚上日军突然杀上门来。谈到这里，李营长自豪地说：“敌人既然打了第一枪，我们就不能不回敬第二枪。我与张团长通电话，表示坚决服从他的指挥，坚守阵地。张团长非常痛快，他说：‘那好极了，我们都是爱国军人，敌人打来了，再也不要分什么十九路军和宪兵了。我们团结起来狠狠地打！’”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蔡廷锴的英名家喻户晓。一开始他就以民族大义为重，置南京政府不许抵抗的命令于不顾，毅然决然指挥十九路军反击日本侵略军。陆诒在前线得到采访这位将领的机会，当然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荣幸。蔡将军向陆诒介绍了当晚的战况。他说：“那天宪兵刚来接防，日军就开火了。我们还没有走，我当即命令张君嵩团迎头痛击，不能后退。我与蒋光鼐（十九路军总指挥）、戴戟（淞沪警备司令）诸位将军商定了抗敌计划，并通电国内外，宣布我们坚决抗战！”“一二八”抗战中另一位著名将领是请缨来上海支援十九路军的第五军军长张治中。陆诒访问他时，这位看上去面目清秀风度儒雅的将军说出的话却是一副侠肝义胆的表白。他说：“我们从南京出发前，大部分师旅级军官都立下誓言：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果牺牲，希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保卫我国神圣领土。”张将军的谈话深深地打动了陆诒，回想连日的战地见闻，这些爱国军官的誓言已经在火线上变成了如火如荼的抗敌行动。

陆诒在通讯中写道：“我军装备远不如日军，但士气高昂，打起仗来奋不顾身。前天日军装甲车冲入闸北宝兴路，我军士兵三人冒死攀登屋顶，居高临下投掷手榴弹，击毁装甲车两辆。”在另一篇报道中，他描述雨雪纷飞天气，敌机欺我没有高射炮，竟敢在一千米以下低空扫射。我军战士出敌意外，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对空射击，将一架敌机击落。陆诒笔下的我军战士机智勇敢杀敌的故事，在读者中一时广为传颂。陆诒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前线初试锋芒即崭露头角，几十年后，他当年的上级也是他的老师顾执中老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派陆诒随军采访，他在这次采访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十分努力。他的未来数十年的新闻

工作上的成就，实是从此开始。”

雪夜承德，目击热河不战而陷

一场大的战争总会有无数军人尸陈沙场，同时也会有新闻记者 在炮火下殉职丧生。战场采访最能考验一个记者的胆识与才干。陆诒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场经受考验脱颖而出，受到报社青睐。一年后，《新闻报》又派陆诒赴热河前线采访。一年前，陆诒初赴闸北战场采访，曾有一位老记者带领他一段时间，此次北上热河，他是独自出征，就像一支羽翼渐丰的雏鸟开始远翥他方。

1933年2月侵华日军占领山海关后，得寸进尺继续将侵略魔爪伸向热河。2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在北平向新闻界宣布：“如日军侵占热河，中央政府决定抵抗。”3月2日，陆诒在热河省会承德访问热河省长、前敌总指挥汤玉麟，他的谈话也毫不示弱，他说：“我汤某身为军人，对国家只知守土安民，如果日军进攻，唯有奋起抵抗，尽我天职。”宋、汤二人的讲话若可相信，日军侵犯热河定会受到顽强抵抗。可惜事实并非如此。陆诒在承德一家饭馆用餐，见邻座有三名下级军官，穿得破破烂烂，听他们发牢骚，知道汤玉麟的部队已有十六个月没发军饷。最近因为要上前线打仗，才给每个士兵发二十元热河省兴业银行的钞票。这种钞票根本不值钱，用一块现洋（银元）就可换到二十七元。承德盛产大烟土，市内有一千多家大烟馆，店主大部分是中上级军官，他们做这种生意就不在乎发不发军饷。而士兵只有铤而走险，靠抢劫为生。陆诒心想，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抗日！对宋、汤二人信誓旦旦的讲话不能不生疑虑。

陆诒访问汤玉麟时，说他要 去前线采访，汤玉麟欣然赞许。并说：明天我也去前线。明天上午10时你来，我们乘车一同出发。陆诒回到旅店。半夜一位熟人跑来告诉他，有一部分热河军队在前线哗变，日军已抄小路直扑承德，汤玉麟早已逃跑。陆诒愕然，几乎难以置信。原来白天陆诒访问汤玉麟时，汤已经下令将所有车辆集中在省政府，让他的亲信将历年来在热河搜刮的金银财宝及大量烟土装包打箱，准备撤退。来人劝陆诒赶快离开。此时承德大街上停放着几十辆大卡车，车上的军人为抢夺座位竟

拔枪射击，子弹横飞。敌人来到自己人先相互打起来，吓得难民们连声哭喊。陆诒冒着大雪急行两小时好不容易爬上一辆卡车，在疾驶中却被一个军官推下车来，幸好是跌在两尺多深的积雪中没有摔伤。他在天明时走到滦平县，然后乘一辆驴车回到北平，在返沪的火车上开始撰写《热河失陷目击记》。这是一组长篇通讯，在《新闻报》上连载。

淞沪抗战与热河战役，都是南京国民政府以丧权辱国为代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停战协定而告终。但是在两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与表现却大不相同。陆诒在报道中讴歌蔡廷锴、张治中等赤胆忠心的爱国将领和他们统率的英勇战士，对汤玉麟的贪婪、临阵脱逃则作了无情的揭露。作者爱憎分明的情愫跃然纸上。新闻报道贵在真实，“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假如谈陆诒笔下的淞沪战场是一首高昂的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战歌！那么，他描述的热河失陷则是一篇鞭挞懦夫国贼的悲愤檄文！

结识恽逸群与创办《记者座谈》

陆诒进《新闻报》工作后，在与同业友好交游中，恽逸群对他的影响最大。恽逸群学识渊博，人称之为“活的百科全书”。他1926年参加共产党，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陆诒于1932年冬天与恽逸群邂逅于一次采访活动中。当时国民政府组织长江堤工勘察团邀请中外记者随团采访。恽逸群是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与陆诒同时参加此次活动。勘察团乘专轮由上海溯江西驶。船上布置富丽堂皇，食宿待如上宾。此行中国记者是四人，外国记者为六人。恽逸群比陆诒大五岁。陆诒见这位年长的同业处事练达，待人谦和，便愿多与他交谈。陆诒问他：“这一次为什么洋记者这么多？”恽逸群说：“前年（30年）长江大水灾，政府因此获得美麦贷款。长江筑堤工程就是用贷款中的一部分兴建的，现已告成，总得向外国人报报账。这次唱主角的是洋记者，我们只是作陪客而已。”当记者的必须弄清楚人家为什么要招待你。老恽寥寥数语，一下便戳穿了国民党政府此次进行“勘察”的花招。勘察团专轮经安庆、九江、汉口、沙市等沿江城市视察，每到一地必有盛大迎送仪式，塞到中外记者手里的材料可以订成几

大本。陆诒说：“发这么多材料，我们回去也得报报账。”恽逸群说：“写几篇应酬文章就可以了。你们《新闻报》老板关心的是广告收入，决不会计较这些。”交谈之中涉及写作态度问题，老恽还会谈出他的心得与体会，他曾说：“新闻记者首要的职责是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人民群众休戚与共。写与不写，多写与少写，主要应从政治上着眼。”陆诒有爱国热情，他撰写的消息和通讯已在读者中留下印象，受到称赞。作为一名记者，他尚未完全走出“有闻必录”的初级阶段。恽逸群是共产党人，他所说的“政治”一词自有他的见解，此时的陆诒未必真正领会。但是老恽的开导究竟还是对陆诒走向进步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陆诒打心底敬佩这位知多见广的老大哥。

1933年夏天，陆诒和羊枣、恽逸群等几个新闻界朋友约定每星期天晚上聚餐，边吃边谈，叫作聚餐会。年轻的同业气味相投，或纵谈国内外时事，或探讨新闻业务和理论，开始只有六七个人，逐渐增加到三十多人。聚餐会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较重要的一项是在《大美晚报》华文版上举办《记者座谈》周刊，以探讨新闻理论与实践为名，发表全国各地新闻界反对新闻检查、争取言论自由的消息和文章。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两篇救亡宣言被禁止发表，《记者座谈》突破封锁组织73人签名，登出了《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记者座谈》从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对待。1936年5月终于被迫停止，总共出版90期。

聚餐会和《记者座谈》将陆诒带进了民主运动的进步圈子。陆诒办事热心，是这个小团体的召集人，担负联络工作。出主意、想办法的事多由恽逸群策划。他俩配合默契。老恽在这里让陆诒体会他是如何：“从政治着眼”处理问题的。陆诒的行动表明他在这段时间思想上有了明显变化。《记者座谈》停办以后，陆诒参加了马相伯、沈钧儒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7年11月4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其中骨干力量便是《记者座谈》的成员。陆诒是“青记”的发起人之一，当时他已离开上海，在山西前线采访。

陆诒一生很长一段时间与两个单位保持着密切关系：一是“青记”，1938年3月“青记”在汉口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陆诒当

选为理事。他在徐州前线采访时也没有中断组织“青记”会员们活动。另一个就是民治新闻学院（后改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他是该校的学生，后来担任教师、代理校长。流亡到香港，还办了“民治”香港分校。

“七七”抗战爆发，赶赴卢沟桥前线

“七七”事变突发，上海《新闻报》派出的战地记者又是陆诒。“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继续以局部战争不断侵占我国领土，到1936年底，华北大片土地已经变成日军势力范围。北平的东、北、西三面均被日军控制，只有西南郊的宛平县一带还有中国的二十九军驻防。宛平县城外的卢沟桥位于平汉线上，成了北平通往内地的唯一通道。日军早就想卡住这个通道以控制北平，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陆诒由上海北上，于7月19日赶到前线。此时离事变发生已经两周，他看见牵挂着全国人民心思的卢沟桥还在我军手中，感到莫大欣慰。只见桥头堆满沙袋，仅容一人通过。二十九军的战士背着大刀，紧握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桥头放哨，两眼注视距离不远的敌人阵地。近日已有消息传出，中日两国正在进行外交谈判，因此陆诒在卢沟桥前线看到的，两军并未交火而是处在对峙状态。

陆诒访问了卢沟桥事变中的两个新闻人物，一位是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另一位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长。陆诒通讯中讲述日军先用实弹演习对我威胁、继借搜查一名失踪士兵挑起战事的经过就是听王冷斋介绍的。陆诒写道：7月8日4时左右“日军由牟田口联队长为指挥官，带领四百多人突然猛攻宛平城，我忍无可忍，立即奋起还击，历时八年的民族抗战从此展开。

“9日清晨，日方提出要求停战，我方由保安队换防宛平城，日方停战是假，目的是一是求得时间，二是麻痹我方思想，准备突然袭击，当换防的保安队进驻大井村时，日军又背信射击，当天晚上，日军又发动攻城，我军奋勇击退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现在前线常有小冲突，但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中。”抗日战争中，后方的报纸每逢“七·七”，都要刊登王冷斋的纪念文章，每次都要涉及上述内容，而每次都会令读者发出感叹。因为国难当头，人们需要牢牢记住日寇是怎样发动“七·七”事变的。

卢沟桥事变后，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坚守宛平抗击日军的消息天天在报上出现，吉星文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陆诒访问吉星文时，见他堂堂一军人，身材魁伟，说话诚恳。他对陆诒说：“你从上海来，一路辛苦，到前方来很危险哪！”陆诒说：“你这话教我惭愧！吉团长为国家捍卫领土，率领将士抗战杀敌，全国人民都敬仰你们，我一个新闻记者怎能不来前线采访！”吉星文是1933年长城抗战中的英雄。他告诉陆诒：这次我军士气比当年喜峰口作战还要旺盛。陆诒下面这段报道就是吉星文团士气旺盛的一个缩写：“事变后的第三天夜间，日军前来攻宛平城，战士们冲出城外迎敌，杀声震天。有的士兵嫌跑路太慢，从城墙上纵身跃下杀入敌阵，用大刀和日军肉搏。负轻伤的都不愿下火线：金振中营长腿部挂彩，还带领一连战士冲出城与敌人拼杀。这一战敌我双方伤亡都很重，日军驻丰台的大队长一木被我击毙，我军还缴获山炮两门，机枪四挺。”吉星文讲完十多天来对日作战的经过，最后用沉重的语调对陆诒说：“记者先生，请你转告全国同胞，卢沟桥是平西屏障，是华北的咽喉，为保卫这块土地，即使献出生命，我也心甘情愿！”

陆诒在宛平采访，虽然正值中日两国外交谈判，偶而有小的交火，他还是亲身体验了一次战斗的险情。他在《卢沟桥前线》一文中写到：“我们在城外观察日军阵地时，大概是由于我戴的大沿草帽目标太大，被日军发现了，一阵急促的机枪扫射而来，顿时，城墙东南角的墙砖弹痕累累。我守军也不含糊，立刻以重机枪还击，掩护我们撤回城内。这时洪大中副县长（宛城县政府官员）赶快要我们沿城墙边匍匐行进，返回城内，幸无伤亡。”

7月下旬，日军向华北大量增兵，于28日发起总攻，我军损失重大。在南苑指挥作战的二十九军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都在战场上壮烈牺牲。经过两天激战，二十九军将士怀着满腔悲愤向保定撤退。陆诒在大军撤退时沿平汉路南行，徒步七十里走到琉璃河车站才搭上到保定的火车。

陆诒来到保定，这里是河北省省会，满城战争气氛说明这里很快就要变成前线。从卢沟桥撤到这里，陆诒把他的采访视线由军队转向战时居民。陆诒在保定遇见南开大学和东北大学学生慰问伤兵的代表，空前的民族灾难使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陷于极大的

愤懑与悲痛之中。他们有很多的话要向新闻记者倾吐，陆诒在一篇通讯中记下了学生们痛心疾首的谈话。南开的学生说：“我们的校舍已被敌机炸毁，学校的试验仪器、一切设备和几十年珍藏的图书在顷刻间化为灰烬。咱们什么都完了，今后只有拿这条命去跟敌人拼了！”东北大学的学生听陆诒谈我军在前方失利情况不禁失声恸哭。一名学生说：“几年来老家东北音讯断绝，父母兄弟生死不明。几年前我们流亡到北平进东北大学读书，夜夜梦回故乡。如今北平和半个河北省都丢了，我们已无家可归，无书可读，只有投军一条路。只要不死总要打回老家去！”

陆诒记述这些谈话，无异于告诉人们：当校舍被敌人炮弹炸毁，没有了课堂，学生们只有走向战场；当亲人被日寇杀害，失去了故乡，逼得人们只有拿起刀枪去与敌人拼杀。日本帝国主义者利令智昏，野心膨胀，不相信中国人民有坚毅的反抗精神和誓死复仇的决心才干出了侵略中国的蠢事，等着他们的只能是自取灭亡。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以后，开始对保定空袭。陆诒看见五架敌机飞到火车站上空，对一列即将开往石家庄的列车俯冲扫射。车中四十名旅客大半伤亡，只有三人幸未中弹。他在通讯中记述了这次敌机空袭造成的惨痛景象：“一些折臂断足的人躺在担架上，鲜血滴落在街头泥泞中成了紫黑色。有的伤者在低声呻吟，有的人口眼未闭却已气绝在担架上。敌机扫射过的车厢中都有尸体，有躺着的也有坐着的。一个幼小的女孩拉着母亲的衣襟，声嘶力竭叫喊：“妈妈！”可是妈妈胸部被射中两颗机枪子弹，再也听不见女儿的呼唤了！……

陆诒这次北上是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同行。他们到前线后分开活动，后在保定会合。7月30日二人离开保定同车返沪。在火车上，他们交换这次采访见闻。交谈中提出一个问题：这场战争将要打多久？这本是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在关心的问题，而对采访卢沟桥事变的新闻记者来说，就不能只是关注，而必须作出展望和估计，否则传媒给人的印象就是泛泛而谈的战地见闻。陆诒和范长江显然都不愿作这样的记者，所以他们会交谈，会探索。在从华北到江南的漫长旅程中时间是充裕的，最后他们得出一个共同的答案：这次在卢沟桥燃起的抗日烽火不会在短期内熄

灭。日本法西斯灭我之心不死，不会轻易放弃侵略；而中国人民也决不再忍受敌人欺凌，一定要抵抗到底。这场不可避免的较量已为历史注定。他们二人相互嘱咐，要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作好长期奋斗准备！待他们回到上海，眼看黄浦江上已是战云密布，战火从华北延烧到江南已经是不可避免。

访问冯玉祥

日军在华北进犯得手，日本内阁决定放弃所谓“不扩大方针”，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向我发起进攻。国民党政府原来还对外谈判抱有一丝幻想、举棋不定，至此不得不狠下心来，于8月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南北战场分为五个战区，上海属于第三战区。8月17日，陆诒到真如访问新上任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冯玉祥是中国政坛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对他饶有兴趣。此时此地选择这样一位特定新闻人物予以介绍，定会引发读者广泛韵重视。陆诒首先是向读者展示冯玉祥的不寻常经历和特殊性格。陆诒在访问记中写道：冯玉祥与蒋介石有金兰之交，两人以兄弟相称，但两人政治主张不一样。“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和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错误方针，为冯将军坚决反对。1932年12月，他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共赴国难，收复失地”等主张抗日的提案。他为实现这些提案奔走呼号，结果愿望落空。他心情忧愤，只得登泰山读书。陆诒还介绍了冯将军1933年在张家口通电全国、建立察绥民众抗日同盟遭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后含着悲愤重返泰山隐居的曲折经过。现在，冯玉祥将军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统率大军指挥抗战，多年来坚持不渝的抗日主张终于得以实现。陆诒写道：冯玉祥“是一个坚决抗日的军人，只要能抗击日本侵略者，什么芥蒂都没有了”。他真诚地说：“蒋委员长的庐山谈话中说，‘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你看，蒋委员长这几句话说得多么好啊！他说着，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无邪的、信任的光辉。”蒋、冯二人多年不和世人皆知，抗战使这对冤家消除芥蒂，重归和好，是陆诒这次访问的一